

日 中 佛 教 友 好 二 千 年 史

〔日〕道端良秀 著
徐 明 何燕生 译
王一凡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92年·北京

B949

1

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

道端良秀著



200036665

趙樣初題





道端良秀博士像

译者的话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自古以来有过长期友好交往的历史。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后，各个领域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有了很大的发展。然而我们许多经受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灾难而至今记忆犹新的人，如何才能够正确地了解中日两国悠久的友好历史，真正认识到中日自古以来确实是关系密切的友好邻邦呢？我建议诸位不妨读一读道端良秀博士这本《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

道端良秀博士为了写作此书，研究了大量有关两国历史的文献资料，从1965年起搜集资料作笔记，先后历时二十载。全书共分十二章，按隋、唐、宋、元、明、清……直至1985年为止依次写成。对佛教传入日本以前的古代中日往来，书中也根据中国史书《后汉书》和《魏志》中的有关记载，以及日本和歌山新宫市的徐福墓等有关遗迹作了相应的叙述。此书不是研究性著作，而是一本知识性的通俗读物。全书文字浅显易懂，深入浅出，叙事生动，读者不必花费太多时间，便可对两千年的中日关系史有所了解。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融合了中国的儒家文化、道家思想，以及中国民间所崇尚的“善行”，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佛教”。中国佛教传入日本的同时，也就将中国的文字、文化、艺术、当时的工农业生产技术、天文、地理、医药等科学一并传入了日本。读者从众多的日本遣隋使、遣唐使、入宋僧、入元僧，入明僧以及鉴真大和尚为代表的历代东渡日本的中国僧人的友好往来事迹中，清楚

地看到了两千年来两国佛教徒之间连续不断的频繁往来，结成了两国友好交流的核心。正如作者所说的，当追念起他们时，“我们应该说，日本的文化确实是通过两国佛教徒的手建立起来的。”

在中日两国交往两千年悠久历史中，自甲午战争起至 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为止的这一段不幸的岁月，是由日本帝国主义者梦想称霸世界实行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侵略政策造成的。作者对此作了严正深刻的批判。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侵略战争中所犯下的“臭名昭著的、遭到全世界人民谴责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以及在战争中使中国人民伤亡 1800 万人的残暴罪行，作者指出：“如何弥补这一罪过，是日本人背负的永恒的罪孽。”他并且认为：“对于这样蛮横无理的侵略战争，佛教徒本应挺身而起勇敢地加以反对和阻止。”对于以不杀生为第一戒的日本佛教徒，在战争中未能起来阻止战争，作者庄重表示：“真是遗憾得难以忍受”，“在深深忏悔的同时，我们向十方宣誓，决不让这样的过错第二次发生。”作者这样的公正立论，在全书中到处可见。不过，这是一本叙述长达两千年史实的历史书，作者的某些观点和我们现在的看法，也不可能完全一致。经过作者同意，中译本在个别地方由译者稍作删节。

道端良秀博士生于 1903 年(明治 36 年)。1928 年京都大谷大学东洋史本科毕业，1931 年大谷大学研究生院毕业。先后在大谷大学、光华女子大学、广岛大学、东京教育大学、花园大学任教。1959 年获得文学博士学位。他毕生从事于中国佛教史的研究。著有《中国佛教史》、《中国佛教史研究》、《唐代佛教史研究》、《佛教与儒教伦理》、《佛教和儒教》、《中国净土教史研究》、《中国的净土教和玄中寺》、《中国佛教思想史研究》、《中国佛教史全集》、《罗汉信仰史》、《中国佛教社会经济史研究》等书。道端博士多年来一贯积极从事日中佛教友好活动。他和被称为日中友好事业掘井人的日本佛教界知名人士大西良庆、塚本善隆等长老，经过长时期努力，

于 1974 年成立了“日中佛教友好协会”。他担任理事长，后来又担任会长，曾主持邀请并亲自陪同接待了 1978 年赵朴初会长为团长、1982 年巨赞副会长为团长的中国佛教协会第一、第二次访日友好代表团。道端博士亦曾多次率领代表团应邀来我国访问。1987 年 5 月底至 6 月初，道端博士不顾 85 岁高龄，还担任日本京都佛教学术文化访朝团顾问，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友好访问两周。

就在这次访朝途经北京的时候，道端博士带来了刚出版的新作《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我们共同分享了出版此书的喜悦。在道端博士回国途经北京时，我们约定由我将此书译成中文出版。但由于工作关系，译事时续时辍，后来得到何燕生居士协助，翻译了其中的一部分，又蒙王一凡先生在日本冈山大学讲学之余，抽出时间认真校译全书，并得到林子青居士不少指正，谨此表示深切的感谢。

道端良秀博士今年已经是米寿(88 岁)高龄，当他听到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出版时，我想他也一定会很高兴的。我谨在此衷心祝愿博士健康，如同他在本书中所写的那样，首先健康地活到一百岁吧！

徐 明

1990 年 3 月

序

昨天，昭和 59 年(1984)5 月 5 日，东京大东出版社寄来了一个沉甸甸的包裹。我想，大概是什么书吧，打开一看，不是书，而是十本一百张一本的稿纸。“哦，我明白了。”于是便赶紧执笔写稿。

事情是这样的：前不久，大东出版社与我签署了一份出版日中佛教友好史的合同，要我写出一部二十万字的友好史，重点是从近代到现代。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因为这是我多年来的夙愿。我从很早以前就想写一本日中佛教友好史，而且已经搜集资料作了笔记。

我共作了三本笔记，有 1980 年的、1982 年的，最早的是 1965 年的。而且，两年前就已写好了日中佛教友好史的前言。现在来看这篇前言：

“今年，是当年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在北京签署日中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十周年，日本各地的友好团体都在举行盛大的活动，纪念日中恢复邦交十周年，我也愿为此尽一份力，写出一部日中佛教友好史以作纪念。”

可是，前言虽然写出来了，我还没有进行友好史的写作，去年却出版了两本与友好史没有多大关系的《罗汉信仰史》和《中国佛教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说起来，这也许就是佛教所说的“因缘”所致吧。研究向意想之外的方向发展，结果未能进行友好史的写作，实在深感遗憾。

今天，无论是官方或是民间，日中两国的友好交往，都在日新

月异地向前发展，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两国人民在友好交往的相互寒暄中，总要说一句：“我们日中两国有着两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我们是好朋友，是好弟兄。”我们确实有着两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然而，要谈两国友好的历史，就不能不谈到日中佛教之间的友好往来，而且，日中友好的核心是两国佛教徒之间的友好往来。

当然，儒教也是日中文化交流的内容之一，但在日中之间的交往中，放在首位的仍然应该是佛教徒的往来。当我们追念起从奈良时代的入唐僧、到入宋僧、入元僧，以及唐代鉴真和尚为代表的历代跨海而来的众多中国僧人时，我们应该说，日本的文化，确实是通过日中佛教徒的手建立起来的。

本书的目的，在于使近年来特别频繁地前往中国访问的人们通晓日中佛教友好史，使他们头脑里充分领会日中友好两千年历史的核心，不折不扣地是佛教。因此，在写作方法上，本书不是要写成研究性著作，而是写成一本普通知识性的、老少咸宜的通俗读物。其内容无疑是以多年研究的成果为基础，并尽可能避免使用佛教用语而采用浅显易懂的大众化语言。

若有读者要想了解更详细的情况，请参阅本书卷末所列举的参考文献。本书得益于木宫泰彦先生的精心著作《日中文化交流史》(1955年出版)之处甚多，特此深表谢意。

著者

1984年5月5日

目 录

| | |
|------------------------------|--------|
| 译者的话 | (1) |
| 序 | (i) |
| 第一章 佛教传入日本以前的日中交流 | (1) |
| 一、秦始皇和徐福 | (1) |
| 二、邪马台国及卑弥呼问题 | (3) |
| (一) 前言(3) (二)《后汉书》的记载(3) | |
| (三)《魏志》倭人传的记载(5) (四) 邪马 | |
| 台国及卑弥呼的流行(10) (五) 街头巷尾 | |
| 的“邪马台国”(17) | |
| 第二章 佛教传入日本 | (21) |
| 一、古代朝鲜和佛教 | (21) |
| 二、百济佛教传入日本 | (24) |
| 第三章 圣德太子的兴隆三宝和组派遣隋使 | (26) |
| 第四章 奈良、平安时期的日中交流 | (30) |
| 一、前言 | (30) |
| 二、组派遣唐使 | (31) |
| (一) 遣唐使的组织(31) (二) 入唐船的艰 | |
| 难航程(32) | |
| 三、人们憧憬的唐都长安 | (33) |
| 四、入唐留学生列传 | (38) |
| (一) 阿倍仲麻吕(38) (二) 吉备真备、 | |

| | |
|---------------|-----------------------|
| 僧玄昉(39) | (三) 道昭、智通、智达(39) |
| (四) 道慈(40) | (五) 最澄、空海(40) |
| (六) 圆仁、圆珍(42) | (七) 鉴真、道璿、菩提仙那、佛彻(43) |
| (八) 真如亲王(45) | (九) 灵仙(45) |
| (十) 惠萼(51) | |
| 第五章 | 宋代文化和入宋僧.....(60) |
| 一、前言 |(60) |
| 二、宋代文化和佛教 |(61) |
| 三、日宋文化交流 |(65) |
| 四、源信僧都和北宋佛教 |(68) |
| 五、赴北宋的入宋僧 |(70) |
| 六、南宋佛教和日本的入宋僧 |(73) |
| 七、南宋的入宋僧列传 |(75) |
| (一) 重源(75) | (二) 荣西(75) |
| (三) 俊 | |
| (四) 荖(76) | (五) 净业(76) |
| (六) 道元(76) | |
| (六) 弁圆(77) | |
| 第六章 | 镰仓时期的渡日僧侣.....(78) |
| 一、前言 |(78) |
| 二、渡日僧列传 |(79) |
| (一) 兰溪道隆(79) | (二) 兀庵普宁(80) |
| (三) 大休正念(80) | (四) 西涧土昙(80) |
| (五) 无学祖元(81) | (六) 一山一宁(81) |
| 第七章 | 元代佛教和日中交流.....(83) |
| 一、前言 |(83) |
| 二、元代的佛教 |(83) |

| | |
|---------------------------|------------------|
| 三、入元僧 | (85) |
| 四、渡日的元僧 | (88) |
| (一) 清拙正澄(88) | (二) 明极楚俊(89) |
| (三) 竹仙梵仙(89) | |
| 第八章 明代佛教和日中交流 | (90) |
| 一、前言 | (90) |
| 二、明代的佛教 | (92) |
| 三、佛教教团的堕落 | (95) |
| 四、关于入明僧 | (96) |
| 五、入明僧的际遇 | (99) |
| (一) 绝海中津(101) | (二) 汝霖良佐(102) |
| (三) 湖海中珊(102) | |
| 六、来日定居者及渡日的明僧 | (103) |
| 第九章 清代佛教和日中交流 | (106) |
| 一、前言 | (106) |
| 二、清代的佛教 | (107) |
| 三、来日定居者和渡日的清僧 | (111) |
| 第十章 明治、大正时期的日中佛教交流 | (113) |
| 一、前言 | (113) |
| 二、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佛教 | (114) |
| 三、日本佛教徒的“中国开教” | (125) |
| (一) 小栗栖香顶(125) | (二) 南条文雄(128) |
| (三) 东本愿寺及其后的“清国开教”(128) | (四) 水野梅晓(130) |
| 四、日本佛教徒朝拜中国佛教圣迹 | (130) |
| (一) 曹洞宗的来马琢道(131) | (二) 临济宗的释宗演(132) |
| (三) 松本文三郎、羽溪了谛 | |

| |
|-----------------------------|
| (132) (四) 临济宗的关清拙和释佛海(132) |
| (五) 曹洞宗的村上素道(133) (六) 宗教大 |
| 学教授小野玄妙(133) (七) 临济宗的神月 |
| 彻宗(133) (八) 曹洞宗的秋野孝道(133) |
| (九) 常盘大定(134) |
| 五、从中国来日的留学生……………(135) |
| 六、东京大地震与中国佛教的救济活动……………(137) |
| 七、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139) |
| 八、日本佛教代表团答谢访华……………(147) |
| 第十一章 昭和时期的日中佛教交流……………(152) |
| 一、昭和时期揭开序幕……………(152) |
| 二、五台山巡礼……………(153) |
| 三、侵略中国……………(155) |
| 四、我调查古迹的机缘……………(162) |
| 五、战争时期的日中往来……………(168) |
| 六、战争时期的日中佛教交流……………(170) |
| 七、作者在北京逗留时期……………(175) |
| 八、日本战败后的日中佛教……………(181) |
| 九、日中友好佛教协会成立……………(196) |
| 十、中国佛教协会访日友好代表团 |
| 访问日本……………(206) |
| 第十二章 结论……………(215) |
| 附记……………(219) |
| 参考文献……………(220) |

第一章 佛教传入日本 以前的日中交流

一、秦始皇和徐福

徐福墓在和歌山县的新宫市，几年前我曾亲自去探访，在建于松林中的方士徐福墓前稽首礼拜。听说熊野一带的仁人志士曾经聚会，成立了徐福史迹保存会，并且举行过盛大的徐福来日两千年纪念活动。历经两千年的悠久岁月，长眠于异国他乡的方士徐福，已经成为日中友好的牢固纽带，实在令人无限欣慰。

那么，徐福为什么来日本呢？其实他是奉秦始皇之命，来东方之国蓬莱山汲取长生不老仙药的。一提到秦始皇，人们就立即会联想到他建造的“万里长城”，活埋儒生的“坑儒”，烧毁全部学术著作的“焚书”。秦始皇的雄心是想要彻底摧毁自古以来的学问和习俗，建立一个新世界。

不谈远古，我想起一件当前发生的使我们耳目一新的事。当纪念丰臣秀吉建造大阪城四百周年举行庆典时，在庆典会址的庭院中，展出了秦始皇陵墓周边出土的很多与武将身材大小相同的陶俑，它们是特意从中国运来的展品，灿烂夺目。时至今日，仍然让人能想像得出当年秦始皇的雄图大略。不料，一天一个无赖竟将一尊陶俑推倒摔坏了，这一下惊动了大阪市，当局立即为这一失礼行为去向中国方面道歉，并将被损坏的陶俑马上修整复原，才使

事态平息下来，让人们放下了心。

秦始皇并吞春秋战国诸雄、统一天下后，乘势大张雄威，建造了阿房宫，后宫蓄养美女三千，享尽了荣华富贵。

天下事无一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办的，然而这荣华富贵究竟能持续多久？当他一想到死，一种无法控制的恐惧感就会油然而生。死是无论如何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何况又难以预测死神何时降临。说不定就在今天或在明天，这可怕的死神就要袭来。无畏于天下的秦始皇，对这一肉眼看不见的劲敌也无可奈何、束手无策。呜呼！到那时，阿房宫、娇好的美女们，全部会在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啊！这可如何是好？每念及此便怏怏终日，闷闷不乐。

正当此时，一位方士即占卜师徐福，进宫为始皇带来佳音。徐福言称：“东方之岛有一蓬莱山，山上住有仙人，炼长生不老之药，我欲取此药奉献陛下，请赐允。”

于是，徐福即奉始皇之命，带领五百童男童女，从海上乘船向东方蓬莱山进发，最后漂流靠岸的地方，就是日本现在的熊野海岸。这样，徐福等人脱离了秦始皇的统治，轻松愉快地在这块土地上落脚安身，大家一起耕田种地，度过了一生。

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秦始皇完全相信徐福觅取长生不老仙药的话，每日翘首以待，十年过去了，亦未见徐福归来。最后，他在即位做皇帝的第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死去了，当时只有50岁，正是年富力强、大有可为之时。如果真有长生不老仙药就好了，他一定是这样抱憾而死去的。

这就是徐福的故事，出之于中国最早的史书《史记》的记载，所以，不可能是杜撰的传说。无论如何，徐福是撰写公元前日中友好史第一页的最重要人物。

二、邪马台国及卑弥呼问题

(一) 前言

邪马台国及卑弥呼问题，是日本今天无人不知的古代史上难解的重要问题，而且学者之间众说纷纭，观点各异，迄今仍未能得出权威性的结论，成了个棘手难题。

简要说来，邪马台国是指日本，卑弥呼是统治它的女王，她屡次向中国派遣使节保持友好交往，是有史实根据的。问题的疑点在于，邪马台国究竟是指什么地方？说是在九州，但是具体又在九州的什么地方？又如“邪马台”也可以写作“大和”^①，即所谓天孙降临的大和朝廷，那么“卑弥呼”是否就是天照大神？自古以来，各种说法争论不休，尚无定论。

令人惊异的是，关于邪马台国和卑弥呼，日本方面没有史书记载，而在中国的“正史”、官方编撰的二十四史中的《后汉书》、《三国志》的《魏志》中，却有着堂堂皇皇的详细记载。

(二) 《后汉书》的记载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后汉书》。所谓《后汉书》，就是记述继前汉之后而建立的后汉历史的书。后汉始祖光武帝灭了曾经一时篡夺了前汉天下的王莽“新”朝奠都洛阳时，为公元 25 年。就在这以前不久，前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时，佛教从印度由官方传入中国。

《后汉书》第八十五卷列传七十五东夷传文末记载：“倭在韩东南大海中。”倭国即日本。文中记述了邪马台国及卑弥呼之事，而

^① 在日语中，“邪马台”和“大和”均可读为“Yamato”。——译者

且还有前面所说的秦始皇时代徐福事迹的记载。

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 57 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光武帝赐以印绶。

这颗印就是距今二百年前在九州博多湾附近被发现的那颗有名的金印，在刻着“汉委奴国王”的金印上还雕着一个抓纽。金印是一个边长 2.3 厘米，厚 0.8 厘米的正方体，上面的抓纽看上去像一条蛇，又像是一种奇特的动物。整个金印高 2.3 厘米、重 108 克。这颗金印现在仍收藏在当时的藩主黑田家。但是对金印上的文字自古以来就有争议，是读作“汉之委之奴国王”呢？还是读作“汉之委奴国王”呢？邪马台国临近有个“伊都国”，非常繁荣，也和汉朝有过友好往来。据说在稍后的后汉安帝时代，向汉朝进献生口 160 人就是以伊都国王为中心的，因此这颗金印上的委奴国王，说不定就是伊都国王。

《后汉书》倭人传接着记载道：

安帝永初元年（107）倭国王（派）帅升等进贡生口一百六十人，愿请见。

这是向汉光武帝派遣进贡使节五十年之后的事。倭国王使者为帅升等。生口即人，其中既有奴婢、奴隶、也有各种技工。古代社会互相赠送生口是常有的事。

《后汉书》接着还记载道：

桓、灵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弥呼”，年长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众，于是共立为王。

“卑弥呼”之名就出现于此。一般人都以为“卑弥呼”、“邪马台国”最初出于《三国志》中《魏志》的倭人传，然而实际上却出之于《后汉书》。

《后汉书》的记载，当然是记述倭国同后汉的交往，至于以魏国为主而和卑弥呼的交往，自然是记载在《魏志》的倭人传中了。

(三) 《魏志》倭人传的记载

现在根据《魏志》倭人传来探讨“邪马台国”和“卑弥呼”问题。

正如《后汉书》所记载，后汉末，“卑弥呼”已成了女王，理所当然是与后汉进行交往。不久，后汉灭亡，中国形成魏、蜀、吴三国时代，这时倭国日本只专与魏国交往。

当时，日本不是单独直接和中国交往，常由朝鲜介于其间。直至后世，日本往返于中国的航线，都要经过朝鲜。

《魏志》卷三十东夷传的最后一段倭人传：

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

接着记述了从朝鲜带方郡去女王国“邪马台国”的路程，并列载所经之国名：狗邪韩国、对马国、壹岐国、末卢国、伊都国，除韩国以外的四个国，统统隶属于女王国“卑弥呼”的统治之下。再从伊都国起经过奴国、不弥国、投马国而到达女王都城“邪马台国”。从带方郡至女王国约一万二千余里，人口七万余户。此处还列举了女王统治下的国家斯马国以下21个国家的国名。

《魏志》倭人传记载：

其国本亦以男子为王，住七八十年，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年已长大，无夫婿，有男弟佐治国。自为王以来，少有见者。以婢千人自侍，唯有男子一人给饮食，传辞出入。居处宫室楼观，城栅严设，常有人持兵守卫。

《后汉书》亦有同样记载，后汉时代倭国战乱，为整治战乱，拥立女王“卑弥呼”。